

商品抽象、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

——《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的三重抽象探析

谭勇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有关《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涉及的商品抽象、现实抽象和思维抽象的研究颇为不足,而这三重抽象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以及批判地把握资本主义极为重要。商品抽象涉及商品形式抽象、价值抽象和交换抽象。现实抽象的典型代表是商品抽象,是人们在无意识下产生的行为抽象。思维抽象与现实抽象恰好相反,源于人们的思维、意识,其典型代表包括数学知识、自然科学概念。现实抽象可以向思维抽象过渡并影响思维抽象,其关键在于:1. 两者都具有形式性特征;2. 货币所导致的社会—综合为现实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铺就了道路;3. 借助于“第二自然”这一中介,现实抽象得以过渡到思维抽象。三重抽象及其相互联系所构成的抽象网络,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抽象统治的关键。唯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从这种抽象网络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资本论》;商品抽象;现实抽象;思维抽象;资本主义批判

中图分类号:A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4)03—0007—06

收稿日期:2023-12-28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转化的现实路径研究”(2023QN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勇(1993—),男,四川自贡人,法学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青年研究员。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4.03.005

《资本论》仍然是人们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著作。国内外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学界对于《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涉及的商品抽象、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和思维抽象的研究显得颇为不足。德国社会哲学家索恩-雷特尔对《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涉及的现实抽象作了相当深刻的阐发,可以说是他开启了对《资本论》商品章中有关现实抽象的研究。而后,国内一些学者在索恩-雷特尔的基础上,围绕着现实抽象与唯物辩证法^①、现实抽象与先天观念综合^②以及现实抽象的多重内涵对现实抽象作了一定研究,然而,立足《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聚焦商品抽象、现实抽象、思维抽象以及三者相互联系的研究则没有,但这种研究却是相当重要且必要的。因此,本文尝试着对《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蕴含的商品抽象、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作以简要分析。

一、商品抽象与现实抽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物与物的

关系所取代,“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③,马克思就此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④齐泽克也认为:“今天(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被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抽象’力量所统治。”^⑤齐泽克一方面循着马克思的逻辑,看到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抽象所统治的现实,另一方面,他把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统治”窄化为“现实抽象的统治”。事实上,仔细推敲起来,马克思所指

① 周嘉昕:《现实抽象与唯物辩证法:重思〈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的辩证叙述方式》,《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张一兵:《商品价值交换的现实抽象与先天观念综合: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初解》,《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

③ 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⑤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宋文伟、侯萍译:《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2页。

认的“个人受抽象统治”不仅仅局限于现实抽象的统治,还包括商品抽象、思维抽象。在《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中,马克思已经对商品抽象、现实抽象和思维抽象作了一定勾勒。

什么是商品抽象呢?首先,在分析商品时,马克思就曾指出商品本身的“悖论性”:一方面,商品当然很普通很平凡;另一方面,对其展开分析,却发现商品“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①。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何商品会显现出“神学的怪诞”来,答案就在于商品自身的抽象性,即商品抽象。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用商品抽象这个词,但是他关于商品形式的分析却十分清楚地展示了商品抽象。马克思论述道:“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②也就是说,商品具有的神秘属性来自商品形式,而“商品形式是抽象的,抽象性整个地笼罩在它的周围”^③。简单说来,在商品形式中,人类劳动的等同性转化为了商品之间的等同性,人类劳动的耗费量转化为了商品的价值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了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④,因而商品形式是抽象的。因此,商品抽象的第一个维度便是商品形式抽象。

其次,商品本身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它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涉及抽象性,因此商品抽象的第二个维度乃是价值抽象。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商品的物理性质决定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⑤这里并不涉及丝毫抽象。但是,商品同时具有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⑥,由此可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已经涉及了抽象,因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它的具体物理属性已被抽象掉,只考虑的是其量的差别。再者,马克思已然揭示出,“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⑦。这就表明,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抽象人类劳动所决定的。抽象人类劳动当然是抽象的,它与具体的缝和织等劳动有本质区别,而由它所决定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自然也就具有抽象属性。索恩-雷特尔也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自身是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抽象价值”^⑧。当然,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将商品具有的交换价值的抽象性阐述得更为明晰: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把商品视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做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象掉”^⑨。因此,交换价值是抽象的,这是商品抽象的第二个维度。

最后,把握商品抽象的第三个维度乃是交换抽象。商品交换的抽象性源自如下几点:第一,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才真正地使商品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物质承担者彼此相等。换句话说,商品能够成功交换的前提,乃是抽象性蕴含在里面。人们将两个功能极为不同的商品“等同”起来交换,“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⑩。“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这显然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渡。说得再透彻一些,两个功能不同的商品,如果不把它们进行“化约”,不对它们进行抽象,那么两者就根本不可能等同。第二,“商品交换是抽象的,因为它不仅与商品使用不同,而且在时间上是与之分离的”^⑪,商品的交换和商品的使用在时间上是不同步的,商品处在交换过程中,那它必然不会处在使用进程中。因此,相对于商品的使用而言,商品交换是抽象的。第三,商品在市场上等待交换时,同样涉及抽象,即“商品必须排除所有与之相伴的物理方面的改变”^⑫。实际上,商品在等待交换的时间中,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却被人们所忽略不计,因而商品交换在所需要的时间里是抽象的。

那么什么是现实抽象呢?它和商品抽象有着怎样的联系呢?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实抽象这一用语,但他却在《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为我们勾勒了现实抽象,并且这一抽象是极为重要的抽象。索恩-雷特尔在其对《资本论》开头几章中的商品进行长达一年半的逐字逐句的分析的基础上,十分精准地把握了如下要点:“《资本论》及其在商品分析中的奠基,其包含的未被声明的总论题便是在这里揭露出来的现实抽象。这种抽象的覆盖范围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确,它更加直接地涉及传统哲学,远

①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②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③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页。

④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⑤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⑥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⑦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⑧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⑩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⑪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⑫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甚于政治经济学。”^①在此关注两点：一是索恩-雷特尔肯定了现实抽象是马克思《资本论》商品章中所蕴含的，他只是对此作了揭示；二是索恩-雷特尔强调了现实抽象的重要性，现实抽象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关于现实抽象，索恩-雷特尔指出：“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产生了这一抽象。”^②关于现实抽象的这一直接定义，其实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出的这一句话：“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③而索恩-雷特尔则由此关注到了现实抽象，一种源自人们的行为，但人们却意识不到它的抽象。因此，现实抽象与人们的行为密切相关，也与人们的无意识有着紧密联系，它是一种不同于思维抽象的抽象。在此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现实抽象与阿尔都塞所使用的“现实抽象”是不一致的。阿尔都塞指出：“那么，现实抽象是什么意思呢？它说明了一个被称为现实的事实的东西：从现实对象中抽出本质就是真正意义的开采，就像人们所说的，从含金的矿脉或沙里开采（提取或分离）出金。”^④因此，阿尔都塞所指认的“现实抽象”乃是指从现实对象中抽象出其本质，这种“现实抽象”显然属于人们有意识的行为结果，它实际上属于思维抽象。关于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的深层联系，这是后文要着重分析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只需把握住：商品抽象正是一种典型的现实抽象，但是现实抽象却不局限于商品抽象。索恩-雷特尔指出：“商品抽象的本质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维之中，而在人的行动之中。”^⑤商品抽象虽然涉及商品形式抽象、价值抽象、交换抽象以及商品本身的“综合抽象”，但是商品抽象归根结底源自人们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在脑海中先有这些抽象再进行商品交换，而是先进行了无数次的商品交换行为之后才产生了商品抽象。因此，商品抽象就是现实抽象的一种形式，它不产生于人们的思维，而是产生于人们的行动。

除了商品抽象属于现实抽象外，凡是那些产生于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产生于人们的思维的抽象，都是属于现实抽象的，比如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有论者指出：“抽象劳动或者‘社会’劳动时间，不过是通过这种交换（等值）于事后被发现的。”^⑥这一论述正是指出了抽象劳动乃是在商品交换之后才被发现的。“被发现”恰恰表现出抽象劳动不是人们的思维所产生，而是由人们的交换行为所产生。

二、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

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至关重要，一方面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关系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把握和批判。思维抽象并不难理解，它是人类思维意识的特性，只要人类要思考、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就必然涉及思维抽象。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⑦可见，认识客观世界需要思维抽象，而改造客观世界同样需要思维抽象。阿尔都塞也指出：“整个经验认识过程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主体的抽象活动。认识就是把现实对象的本质抽象出来。”^⑧总之，思维抽象与人的意识密不可分，可以说，凡是有意识运作的地方，就会涉及思维抽象。所以，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没有直接阐述思维抽象，但当他批判拜物教中人们的颠倒意识、批判政治经济学家们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当作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这一歪曲意识、批判政治经济学家无法正确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时，就已经涉及了思维抽象。

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刚好是相对的。索恩-雷特尔指出：一般的观点认为“抽象是思维本身的活动，是思维独享的特权。在思维抽象以外的意义上来谈论抽象，被视为不允许的”^⑨。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表示出现实抽象是与思维抽象不同的抽象，现实抽象正是一种打破了“抽象是思维的特权”的抽象。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的区别在于：思维抽象来源于人们的思维、意识，其典型的代表包括数学知识、自然科学概念、哲学概念等；而现实抽象则源自人们的行为，它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产生，其典型的代表即为商品抽象、抽象劳动等等。齐泽克循着索恩-雷特尔的发现，也确认了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的不同，他指出：“如果‘现实抽象’（real abstrac-

——

- ①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注。
- ②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 ③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 ④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著，李其庆，冯文光译：《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 ⑤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0页。
- ⑥ 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 ⑦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 ⑧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著，李其庆，冯文光译：《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 ⑨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tion)与对象的‘现实’层面、有效属性的层面无关,那么,基于这个原因,把‘现实抽象’视为‘思维抽象’(thought-abstraction),视为思维主体‘内部’的过程,就是错误的。”^①其实,现实抽象绝非发生在思维主体内部的思维抽象,而是产生于主体之间的行为中,完全是“外在的”和“去中心的”。

马克思极具辩证意味之处在于,他为我们阐述了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这一近乎对立的两种抽象之间的深层联系。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曾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社会生活决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阿尔都塞对此进行的概括相当准确:“(1)现实先于思维的唯物主义观点,因为现实的思维要以不取决于这个思维的现实的存在为前提;(2)思维和思维过程取决于现实和现实过程的唯物主义论点。”^③的确,人们的意识、思维依赖于社会现实。在此,我们要关注的是,社会现实是如何进入人们的思维中的呢?或者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产生于人们行为的现实抽象是如何向思维抽象过渡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加以把握。

第一,形式性特征是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一个关键。索恩-雷特尔指出:“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的标志是一种形式的观点,这个观点将它与其他思维方式区分开来。”^④的确,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价值形式的讨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实抽象因其涉及商品形式抽象、价值形式抽象,因而也具有形式性。此外,最为关键的是,现实抽象涉及的是人的无意识。无意识和意识(思维)之间的联系是颇为紧密的,严格说来,它们都是“意识”。齐泽克曾指出:“无意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的本体论身份并非思维本体的本体论身份。也就是说,无意识是处于思维之外的思维形式。简言之,它是处于思维之外的某个‘大他者场景’,在那里,思维形式已经预先被阐明。”^⑤可以看到,无意识也是一种思维形式,不过这种思维形式与真正的思维形式是不同的,它比真正的思维形式更早形成,并且真正的思维形式依赖于它。由于现实抽象是在人们的行为中,是在人们的无意识情况下形成的,因而它带有无意识的特性。又由于无意识乃是一种思维形式,因而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都具有形式性特征,这是两者的一个重要关联。

第二,货币在人们的无意识状况下所导致的社会—综合,是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第二个关键。索恩-雷特尔指出:“思维不是直接地受到交换抽象的影响,而是只有思维面对交换抽象的效果完

成了的格式塔时,也就是在事物的变化过程完成了之后,才受到交换抽象的影响。”^⑥我们已经知道,交换抽象属于商品抽象,而商品抽象则属于现实抽象,因此,索恩-雷特尔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现实抽象要想影响到思维抽象,其前提条件是现实抽象的效果要形成其格式塔。那么什么时候,现实抽象的效果会形成其格式塔呢?答案是在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形成社会—综合时。马克思指出:“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⑦显然,货币也是商品,而且是一般商品,它能够和其他一切特殊商品进行交换,因而货币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力量。此外,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它也具有商品抽象的性质,从而它也属于现实抽象。这样,便能理解索恩-雷特尔的如下论述:“在货币中,这种形式主义获得了一种特别的、物性的格式塔。货币是抽象物,是一个内在于自身的悖论,并且这样一种物在人们对其所是全无所知的情况下造成了社会—综合的结果。”^⑧可见,货币作为一种现实抽象,在人们无所知觉的情况下织就了一张强大的“物与物的关系”的网络,造成了社会—综合,而这正是现实抽象的效果所形成的“格式塔”。如此一来,现实抽象便影响了思维抽象。马克思曾指出:“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⑨难道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把由商品与商品(货币)所组成的具有社会效力的物之关系视为一种思维形式吗?由此可见,货币所导致的社会—综合的确为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铺就了道路。

第三,“第二自然”是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第三个关键。这里的“第二自然”可不是马克思在

①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③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著,李其庆,冯文光译:《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④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⑤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19.

⑥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⑦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⑧ 索恩-雷特尔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⑨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那种“人化的自然界”，那种“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①，而是一种虚拟的无意识的社会网络。索恩-雷特指出：“第二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社会的、抽象的和功能的实在性。”^②也就是说第二自然在人类社会中起着真实的作用，但它却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马克思如此论述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③这一论述非常关键，在此需要重点把握如下三点：（1）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是在事后进行的，这说明人类的一些生活形式在人们能够思考它的时候就已经生成了；（2）商品流通的一些前提形式在人们了解其内容以前，也已经具有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这同样说明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些形式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经形成了，并且取得了固定性；（3）前面两点实际上都证实了“第二自然”的形成，因为无论是人类生活形式还是商品流通的前提形式，它们无疑都是抽象的，都属于现实抽象，并且都是在人们的无意识下形成的。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说这些生活形式构成了社会网络，但实际上这些生活形式影响着绝大多数人本身就说明了它是一种在人们生活中真实起作用的社会网络。所以，产生于人们行为的，并且在人们无意识下形成的现实抽象，同样在人们的无意识下形成了“第二自然”，而后“第二自然”促成主体的生成，主体反过来又研究和分析“第二自然”，正是在这个相互过程中，“第二自然”深刻影响了人的思维。因此，通过“第二自然”的中介，现实抽象得以向思维抽象过渡。

揭开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的过渡，可以说为“社会决定意识”作了深刻的注解，真正打通了人的行为产生的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之间的联系，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三重抽象与资本主义批判

《资本论》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的著作，因此，《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所蕴含的商品抽象、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及其联系自然也指向了资本主义批判。

首先，通过对三重抽象的揭示，马克思批判了资

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抽象统治的状态。马克思曾直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受到抽象的统治^④。这种抽象，现在看来，正是包含了商品抽象、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以及由它们三者构成的抽象体系。不少研究者都把握了这一点，齐泽克就曾指出：“‘虚拟资本主义’（期货交易和类似的抽象金融投机）的现象，难道没有表明‘现实抽象’的统治更加纯粹，比其在马克思时代的情形更加激进吗？”^⑤此外，柄谷行人也指出：“由货币和信用所编织成的世界，与神和信仰的世界一样，完全是虚妄的，而且同时又以强大的力量蹂躏我们。”^⑥再者，大卫·哈维在阅读《资本论》时，也同样感觉到马克思“揭示了我们的行为被抽象的市场力量所控制的程度”^⑦。另外，鲍德里亚循着马克思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抽象统治的概括也十分精准，他指出：“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⑧在鲍德里亚看来，商品逻辑已经支配了个体的幻象和冲动，而商品逻辑当然是一种抽象的关系。这些论者的解读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抽象统治的状态，并且他们遵循的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批判逻辑。马克思指出：“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⑨就是说，商品运动所形成的由商品逻辑、资本逻辑、消费逻辑等等构成的起着真实效用的虚拟的、抽象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控制着人们，这个网络当然也就是由商品抽象、现实抽象以及思维抽象构成的抽象网络，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备受抽象的束缚和控制。因此，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商品抽象、现实抽象和思维抽象的统治，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② 索恩-雷特著，谢永康，侯振武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③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⑤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0, 16.

⑥ 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9—260页。

⑦ 大卫·哈维著，刘英译：《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⑧ 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⑨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深刻批判。

其次,借助于三重抽象,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是永恒的,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原因。其主观原因在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有意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①。其客观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置身于其间的商品关系、货币综合以及各种抽象关系,包括商品抽象和现实抽象,是在人们的无意识下,产生于人们的行为的。此外,这些抽象关系是借助于一定的中介运动才得以生成的,但是,“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②。这就给人们正确认识这些抽象关系带来了困难。这样,这些抽象关系,对于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来说就具有某种“神秘性”,以至于人们将其误认为是客观的、永恒的。针对此点,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③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价值形式、商品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这些抽象形式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方式,这些抽象形式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马克思对商品抽象、现实抽象的深度剖析,为我们揭开了这些抽象的性质和特点,从而褪去了它们的神秘性,由此也让人们认识到这些抽象形式并非自然而然的、永恒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并非永恒的。

最后,通过对三重抽象的阐发,马克思进一步确认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判定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不可避免,同时认为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④。显然,马克思找到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就是社会革命,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这一方法,在马克思阐述三重抽象时得到了进一步确认。马克思曾指出:“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⑤其

实,商品抽象、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三者的生成都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因此,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抽象统治的状态的改变,还得依靠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变革其制度关系。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⑥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过程显然还没有处于人们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这种生产过程对人来说还是一种“神秘”的、异化的存在。而要将物质生产过程置于人们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则只有变革这一物质基础。大卫·哈维的解读是准确的:“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一种社会的革命性转型,这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去构建另一种价值结构,另一种不具有资本主义条件特性的价值体系。”^⑦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推论里,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交换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从而与之相关的商品抽象、价值抽象、现实抽象等等也就不复存在,由此,人们也能从抽象的统治中真正解放出来。总之,通过对三重抽象的阐发,马克思更加确信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乃是社会革命。

结 语

三重抽象本身的难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错综复杂,使得理解《资本论》开篇的商品章颇具难度,因而把握住商品抽象涉及商品形式抽象、价值抽象、交换抽象,无疑会有助于人们解读《资本论》商品章,从而有助于人们理解《资本论》。借助于三重抽象,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抽象统治的现象,由此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可以说,商品抽象、现实抽象和思维抽象以及三者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抽象网络,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从这种抽象网络中解放出来,唯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②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③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⑥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⑦ 大卫·哈维著,刘英译:《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责任编辑 靳宇峰)

ABSTRACTS

The Parallax Dialectics in Das Capital

Kong Mingan, Xie Yuxing

Dialectics constitutes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in Marx's Das Capital. If we l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dialectics of Das Capital are Parallax Dialectics; it is embodied in the parallax of currency and the parallax of surplus value. Parallax is the difference formed by observ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same object. This difference depends on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herefore, the dialectics of parallax are formed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then between the "positive object" and "the real object". Parallax dialectics, by facing this parallax, grasps the reality behind parallax phenomenon, and criticizes the observation still in the stage of "visual deception" on the basis of parallax reality. This paper holds that Marx's investigation of currency and surplus value is the embodiment of parallax dialectics. Therefore,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of Das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llax will be helpful to deepen the study of Das Capital in China.

Commodity Abstraction, Real Abstraction and Thinking Abstraction——The Triple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Commodity And Currency" In Das Capital

Tan Yong

The research on commodity abstraction, real abstraction and thinking abstraction in "commodity and currency" of Das Capital is quite insufficient, and these three abstra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Das Capital and the critical grasp of capitalism. Commodity abstraction involves commodity form abstraction, value abstraction and exchange abstraction. Real abstraction is the abstraction produced from people's behavior under people's unconsciousness, and its typical representative is commodity abstraction. Thinking abstraction is just opposite to real abstract. It comes from people's thinking and consciousness. Its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includ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science concepts. The key to the transition from real abstraction to Thinking abstraction is: first, both of them hav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 the social synthesis caused by money paves the way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real abstraction to thinking abstraction; third, with the help of "the second nature", the real abstraction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thinking abstraction. The abstract network formed by triple abstraction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is the key to the rule of abstractions in capitalist society. Only by reforming the capitalist society can we be liberated from this abstract network.

The Prior Source of Second Main Stream and Optimal Criteria of Income Distribution

He Zhen

Gini coefficient, the quintile and Inverted-U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s are empirical methods and lack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being not enough to support to build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olive-typ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realize a society of common prosperity. We find: (1) the second main strea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w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in Edgeworth (1877); (2) Edgeworth founded his law by a solid Economics theory. Then at first, we theoretically support the measurement and criterion for income distributions by Edgeworth's production contract curve. Secondly, we propose four optimal measurements and criteria for income distribution unifying both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criteria of optimal distribution curve, optimal Gini coefficient, optimal classification ratio and optimal olive-type structure,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analysis of chang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Finally, we propose that the current statistical results do not imply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appear to be the shapes of pyramid and dumbbell, that these shapes are caused by not focusing on the harmony between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incomes.

International Do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Upgrading

Shen Shuo, Luo Chaoyang, Li Xueso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help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investment,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promote their divers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us enhance thei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respectivel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enterprise TFP influence of both the hard and soft do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 this study, we find tha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a greater marginal impact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n middle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large enterprises or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Therefore, building a market-oriented, law-based and internationalized doing business environments is a key path to achieve optimal factor allocation, stimulate enterprise and market dynamics, and promote enterprise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